

朱子語類

卅之三

論語
雍也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

論語十

雍也篇

雍也可使南面章

問寬洪簡重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曰夫子既許它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意其必是如此這又無稽考須是更將它言行去看如何義剛

問雍也可使南面伊川曰仲弓才德可使為政也尹氏曰南面謂可使為政也第一章凡五說今從伊川尹氏之說范氏曰仲弓可以為諸侯似不必指諸侯為南面不如為政却渾全謝氏曰仁而不佞其才宜如此楊氏亦曰雍也仁矣據仁而不佞乃或人之問夫子曰不知其



仁則與未知焉得仁之語同謂仲弓為仁矣不知兩說何所據恐仁字聖人未嘗輕許人曰南面者人君聽政之位言仲弓德度簡嚴宜居位不知其仁故未以仁許之然謂仲弓未仁即下語太重矣

仲弓問子桑伯子章

仲弓見聖人稱之故因問子桑伯子如何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句意思說也仲弓謂居敬而行簡固是居敬後自然能簡然亦有居敬而不行簡者蓋居敬則凡事嚴肅却要亦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其可以南面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來問孔子看如何夫子云此人亦可者

以其簡也然可乃僅可而有未盡之辭故仲弓乃言居敬行簡夫子以為然

南升

行夫問子桑伯子曰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是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然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稟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然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

賀孫

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先生應復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靜復問簡者不煩之謂何謂煩曰煩是煩擾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簡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

言類 卷三十 居敬之意人傑

問居敬而行簡曰這箇是兩件工夫如公所言則只是居敬了自然心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箇只說得一邊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着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若如此說則居敬行簡底又那裏得來如此則子桑伯子大故是箇居敬之人矣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自有這般人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攘得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事事隔牆小吏酣歌呼呼參亦酣飲歌呼以應之何有於居敬耶處

予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又曰須是兩頭盡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一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問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所主而自治嚴程子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二說不相礙否先生問如何曰看集注是就本文說伊川就居簡處發意曰伊川說有未盡集注

胡問何謂行簡曰所行處簡要不恁煩碎居上煩碎則在下者如何奉承得故曰臨下以簡須是簡程子謂敬則自然簡只說得敬中有簡底人亦有入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要

周盡渾

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此是程子之意非仲子本意也胡叔器問居敬則心中無物而所行自簡此說如何曰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它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意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簡自別是一項只要揀那緊要底來行又問看簡字也有兩樣曰只是這箇簡豈有兩樣又曰看他諸公所論只是爭箇敬字義剛叔器問集注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得一邊只是說得敬中有簡底意思也是如此但亦有敬而不簡者某

所以不敢全依它說不簡底自是煩碎下面人難承御衆以寬臨下以簡便是簡時下面人也易為奉承自不煩擾聖人所以說居敬行簡二老須是兩盡義剛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義剛

問居敬則內直內直則外自方居敬而行簡亦猶內直而外方歟若居簡而行簡則是喜靜惡動怕事苟安之人矣曰程子說居敬而行簡只作一事今看將來恐是兩事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廣

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意覺不同曰是有此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

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內外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

問仲弓問子桑伯子章伊川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内存乎簡則為疎畧仲弓可謂知音者但下文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恐未必如此可也簡止以其簡為可爾想其他有未盡善特有簡可取故曰可也游氏曰子桑伯子之可也以其簡若主之以敬而行之則簡為善楊氏曰子桑伯子為聖人之所可者以其簡也夫主一之謂敬居敬則其行自簡但下文簡而蕪一句舉不甚切今從伊川游氏楊氏之說伊川第二第三說皆曰居簡行簡乃所以不簡先有

於簡則多却一簡恐推說太過既曰疎略則大簡可知不必云多却一簡如所謂乃所以不簡皆太過范氏曰敬以直內簡以臨人故堯舜脩己以敬而臨下以簡恐敬簡不可太分說居字只訓主字若以為主之敬而行之簡則可以為居則敬而行則簡則不可若云修己臨下則恐分了仲弓不應下文又接說以臨其民也又曰子桑伯子其若待人據夫子所謂可也簡乃指子桑伯子說仲弓之言乃發明簡字恐非以子桑伯子為居簡行簡也尹氏亦曰以其居簡故曰可也亦范氏之意范氏以為引此章以證前章之說謝氏以為因前章以發此章之問皆是旁說然於正說亦無妨謝氏又曰居敬而行簡舉其大而略其細於敬字上不甚切不如楊氏

作主一而簡自見曰可也簡當從伊川說剩却一簡字正是解太簡之意乃所以不簡之說若解文義則說有剩語若以理觀之恐亦不為過也范固有不容處然故簡自是兩事以伊川語思之可見據此文及家語所載伯子為人亦誠有太簡之病謝氏因上章而發明之說是餘

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為不簡子桑伯子或以為子桑戶升卿

哀公問弟子章

問聖人稱顏子好學特舉不遷怒不貳過二事若不相類何也聖人因見其有此二事故從而稱之柄謂喜怒哀發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為其所動耳過

失則不當然而然者既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顏復之吝也二者若不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好柄

顏子自無怒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令下自是無那遷了不着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若堯舜則無商量了是無了何遷之有何不遷之有壽

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道夫

不遷怒不貳過據此之語怒與過自不同怒却在那不遷

上過才說是過便是不好矣個

或問顏子不貳過曰過只是過不要問他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只消看他，不貳處既能不貳便有甚大底罪過也自消磨了時舉

問不遷怒不貳過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

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深淺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有過能不貳直是難貳如貳官之貳已有一箇又添一箇也又

問守之也非化之也曰聖人則都無這箇顏子則疑於

遷貳與不遷貳之間賜

祖道錄云二不是一二是長二之二餘同

尋常解不貳過多只說過字不曾說不二字所謂不三者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如顏子之克己既克己私便更不萌作矣人傑

不遷怒不貳過一以為克己之初一以為用功之處曰自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之久自見這箇意思變孫

問學顏子當自不遷怒不貳過起曰不然此是學已成處

又問如此當自四勿起曰是程子云顏子事斯語所以至於聖人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過

不遷不貳非言用功處言顏子到此地位有是効驗耳若

夫所以不遷不貳之功不出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句耳伯羽

謹錄云此平日克己工夫待養純熟故有此効

行夫問不遷怒不貳過曰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

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時舉。賀孫錄云行夫問云云學自是說顏子一箇證驗如此。此是云顏子工夫盡在克己復禮上。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是他終身受用只在這上。

問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為克己工夫也。曰夫子說時也只從他克己効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義剛

或問顏子工夫只在克己上不遷不貳乃是克己効驗或曰不遷不貳亦見得克己工夫即在其中。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但怒是粗而易見者耳或曰顏子平日但知克己而已不遷不貳是聖人見得他効驗如此。曰但看克己復禮自見得

問不遷怒是見得理明不貳過是誠意否。曰此二者拆開不得須是橫看他這箇是層層上去一層了又一层不遷怒不貳過是工夫到處又曰顏子只是得孔子說克己復禮終身受用只是這四箇字不違仁也只是這箇箇不遷怒不貳過也只是這箇不改其樂也只是這箇克己復禮到得人欲盡天理明無些渣滓一齊透徹日用之間都是這道理賀孫

問不遷不貳此是顏子十分熟了如此否。曰這是夫子稱他是他終身到處問答非禮勿視聽言動這是克己工夫這工夫在前分外着力與不遷不貳意思不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緊要工夫却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他到處不遷怒

不貳過也是他到處問就不遷不貳上看也似有此淺深曰這如何淺深曰不遷怒是自然如此不貳過是略有過差警覺了方會不復行曰這不必如此看只看他不遷怒不貳過時心下如何賀孫

又云看文字且須平帖看他意緣他意思本自平帖如夜來說不遷怒不貳過且看不遷不貳是如何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此子查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道理是其次第問過容是指已前底說否曰然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為這一

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湏頓消了當那時湏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一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曰如此看不貳過方始見得是三月不違以後事曰只這工夫原頭却在不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上面若是不遷怒時更無形迹但初學如何湏要教他不遷怒不貳過得這也便要如此不得只是克己工夫孔子不以告其他門人却獨以告顏子可見是誰事不是顏子擔當不得這事其他人也只逐處教理會道無古今且只將克己事時就身已檢察下梢也便會到不遷怒不貳過地位是亦顏子而已湏是子細辨認他工夫是如何然後看他氣象是如何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如今

要緊只是箇分別是非。一心之中便是有是非言語便有是有非動作便是有是非。以至於應接賓朋看文字都有是有非。須着分別教無此子不分曉。始得心中思慮纔起便須是見得那箇是。那箇是非才去動作行事也。須便見得那箇是。那箇是非應接朋友交遊也。須便見得那箇是。那箇是非看文字須便見得那箇是。那箇是非。日用之間若此等類須是分別教盡毫釐必計始得。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且如今見人行事聽人言語便須着分別箇是非。若是他做不是說不是雖不可誦言之自家是非須先明諸心始得。若只管恁地鶻突不分別少間一齊都滾做不好處去都不解。知孟子亦說有

我知言。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這不是分別得分明如何得。曾次恁地瞭然天下只是箇分別是非。若見得這箇分明任你千方百計胡說亂道都着退聽。緣這箇是道理端的着如此。如一段文字纔看也便要知是非。若是七分是還他七分是三分不是還他三分不是。如公鄉里議論只是要酌中。這只是自家不曾見得道理分明。這箇似是那箇也似是。且捏合做一片。且恁地過。若是自家見得是非分明看他千度萬態都無遜形。如天下分裂之時東邊稱王西邊稱帝。似若不復可一。若有箇真主出來一齊即見退聽不朝者來朝不服者歸服不貢者入貢如太祖之興所謂劉李孟錢終皆受併天下混一如今道

理箇箇說一樣各家自守以為是只是未得見這公共道理是非前日曾說見道理不明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太丈夫若後車千乘傳食諸侯喚做大丈夫也得問是非本吾心之固有而萬物萬事是非之理莫不各具所以是非不明者只緣本心先蔽了曰固是若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程先生所以說終明彼即曉此自家心下合有許多道理事物上面各各也有許多道理無古今無先後所以說先聖後聖其揆則一下又說道若合符節如何得恁地只緣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一念之初千事萬事究竟於此若能先明諸心看事物如何來只應副將去如尺度如權衡設在這裏看甚麼物事來長

底短底小底大底只稱量將去可使不差毫釐世上許多要說道理各家理會得是非分明少間事迹雖不一相合於道理却無差錯一齊都得如此豈不甚好這箇便是真同只如今諸公都不識所謂真同各家只理會得半截便道是了做事都不敢盡且只消做四五分這邊也不說那邊也不是那邊也不說這邊不是且得人情不相惡且得相和同這如何會好此乃所以為不同只是要得各家道理分明也不是易須是常常檢點事事物物要分別教十分分明是非之間有此子鵬突也不得只管會恁地這道理自然分明分別愈精則處事愈當故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數聖人出治天下是多多少少事到末後相傳之要却只在這裏

只是這箇精一直是難賀孫

問前夜承教以不遷怒不貳過乃顏子極至處又在三月不違仁之後據賀孫看若不貳是逐事不貳不是統說而三月不違乃是統說前後淺深殊有未曉曰不須泥這般所在某那夜是偶然說如此實亦不見得甚淺深只一箇是死後說一箇是在生時說讀書且要理會要緊處如某舊時專揀切身要緊處理會若偏旁有窒礙處只恁地且放下如看這一車只認取不遷怒不貳過意思是如何自家合如何便是會做工夫如射箭要中紅心他貼上面煞有許多圈子善射者不須問他外面圈子是白底是黑底是未底只是一心直要中紅心始得不貳過不須看他已前只看他不貳後氣象相

子固是於念慮處少差輒改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只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大小都喚做過只是清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賀孫

問顏子能克己不貳過何為三月之外有違仁處曰孔子言其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亦有不善時又問顏子之過如何曰伊川復卦所言自好未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猶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只但有纖毫用意處便是顏子之過

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中

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繆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耳。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湃。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止。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恁地說。只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時舉。

○賀孫錄別出

敬之問不遷怒不貳過。顏子多是靜處做工夫。曰不然。此正是交湊頭。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且如當怒而怒。到不當怒處要遷。自不得不。是處便見得自是不會貳敬之。又問顏子深潛純粹。所謂不遷不貳。特其應事之陳迹。曰。若如此說。當這時節。此心須別有一處安頓着看。公意只道是不應事接物。方存得此心。不知聖人教人多。是於動處說。如云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又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正是於視聽言動處理會。公意思只是要靜。將心頓於黑卒卒地。說道只於此處做工夫。這不成道理。此却是佛家之說。佛家高底也不如此。此是一等低下底。如此這道理不是如此人。固有初學未有執守應事紛雜。暫於靜處少息也。

只是略如此然做箇人事至便着應如何事至且說道
待自家去靜處當怒即怒當喜即喜更無定時只當於
此警省如何是合理如何是不合理如何要將心頓放
在閑處得事父母便有事父母許多酬酢出外應接便
有出外許多酬酢賀孫

問穎子不遷怒先生因語余先生宋傑云怒是箇難克治
底所謂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事物蓋
是惡氣感得恁地其尋常怒多極長如公性寬怒少亦
是資質好處熹

問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覺語意上句重下句寬恐有引進
後人意否曰看文字且要將他正意平直看去只要見
得正道理貫通不須滯在這般所在這兩句意只同與

袁公言亦未有引進後學意要緊只在不遷怒不貳過
六字上看道理要得他如水相似只要他平直滔滔流
去若去看偏旁處如水流時道邊壅一堆泥那邊壅一
堆沙這水便不得脩直流去看文字且把着要緊處平
直看教通徹十分純熟見得道理如人一身從前面直
望見背後從背直望見前面更無些子遮蔽方好賀孫
問集注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為血氣所動否曰固
是因集公斷人而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集注
問不貳過乃是略有便止如韓退之說不二之於言行却
粗了曰自是文義不如此又問不貳過却有過在不遷
怒已至聖人只此一事到曰纔云不遷則與聖人之怒
亦有些異曰如此則程先生引舜且借而言曰然可學

問伊川謂顏子地位若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
曰如今學者且理會不遷不貳便太過不貳也誰儒用
問不貳過集注云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則是言形見之過
伊川乃云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
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又似言念
慮之過不知當如何看先生曰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
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時舉

陳後之問顏子不遷怒伊川說得太高渾淪是箇無怒了
不貳過又却低曰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天下之達道
那裏有無怒底聖人只聖人分上着不遷字不得顏子
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處如曰不貳其樂然曰不貳過只
是此過不會再生否曰只是不萌於再淳

問黎兄疑張子謂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云夫子只說知
之未嘗復行不是說其過再萌於心廣疑張子之言尤
加精密至程子說更不萌作則兼說行字矣曰萌作亦
只是萌動蓋孔子且恁大體說至程子張子又要入愈
得分曉故復如此說到精極處只管如此分別便是他
不會看枉了心力廣了故復說到精極處其實則一
問顏子不遷怒不二過曰看程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說
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立之因問先生前
此云不遷怒貳過是克已復禮底効驗今又以為學即
在此何也曰為學是摠說克已復禮又是所學之目也
又云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克得人欲乃能復禮顏子之
學只在這上理會仲子從莊敬持養處做去到透徹時

也則一般時舉問曾子為學工夫比之顏子如何曰曾子只是箇守大抵人若能守得定不令走作必須透徹時舉云看來曾子所守極是至約只如守一箇孝字便後來無往而不通所謂推而放諸四海而準與夫居敬戰陣無不見得是這道理曰孝者百行之原只為他包得闊故也時舉

蔡元思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纏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使用馮河不遐遺便朋亡意只是如此他成四項却不恁纏說此論須做一意纏看其本也真而靜是說未發真便是不雜無个偽靜便是味感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說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

以求至便是詳此意一本作知所養恐往字為是往與行字相應渾

問天地儲精如何是儲精曰儲謂儲蓄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萬物廣

問何謂儲精曰儲儲蓄精氣精氣流過若生物時闡定本是本體真是不雜人偽靜是未發復問上既言靜下文又言未發何也曰登這一句復問下文文明諸心知所養一本作知所往孰是曰知所往是應得力行求至節氣散則不生惟能往便生消息是消住了息便生地因說天及此。士毅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

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個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五性便是真。未發時便是靜。只是疊說個。

問程子云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鑒矣。性上如何說鑒。曰性固不可鑒。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鑒與孟子所謂鑒一般。故孟子只說養其性。養謂順之而不害。廣

問顏子之所學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

怒哀樂七情出焉。既發而易縱。其性始鑒。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曰彼之可怒而怒之而已。無與焉。怒才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慙於己。只是略有此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為學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已。伊川所謂性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南升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專要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傑人

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顧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顧得不如此是固當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人傑

文振再說顏子好學一章因說程先生所作好學論曰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已做得這文好這箇說話便是所以為學之本推知所本然後可以為學若不去太本上理會只恁地茫茫然却要弄文字上求恐也未得時舉

伊川文字多有句相倚處如顏子好學論可學

問顏子短命是氣使然劉質夫所錄一段又別曰大綱如

此說可學

按此條集義在先進篇章

問呂與叔引橫渠說解遷怒事又以三月不違為氣不能

守恐是張子呂氏皆是以已之氣質論聖人之言曰不須如此說如說這一段且只就這一段平看若更生枝節又外面討一箇意思橫看都是病人傑因曰須是這裏過一番既聞教誨可造平淡曰此說又是剩了人傑伊川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游氏曰不遷怒者怒適其可而止無溢怒之氣也傳所謂怒於室而色於市者遷其怒之甚也不遷怒則發而中節矣喜怒哀樂不能無也要之每發皆中節之為難耳不貳過者一念少差而覺之早不復見之行事也蓋惟聖人能寂然不動故無過顏子能非禮勿動而已故或有不善始萌于中而不及復行是其動在心而行不貳焉但其間正心脩身之說

若以不貳過作正心不遷怒作修身亦可恐不必如此
右第三章凡八說今從伊川游氏之說伊川外五說大
率相類其說皆正故不盡錄然亦不出第一說之意橫
渠第一第二說皆曰怒於人者不使遷乎其身呂氏亦
曰不使可怒之惡反遷諸已而為人之所怒此說恐未
安如此只是不貳過之意聖人何以既曰不遷怒又曰
不貳過若使惡不遷諸已則只說得不貳過又橫渠曰
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萌字說太深不如游氏作行不
貳伊川作未嘗復行乃正范氏曰不遷怒者性不移於
怒也此說不可曉若謂性不移於怒而後能不遷怒却
穩與伊川怒不在已之說同若謂不遷怒則性不移於
怒恐未當以移字訓遷字則說太深餘說亦寬謝氏曰

不患有過蓋不害其為改其說又太淺顏子不應有過
而後改特知之未嘗復行爾又與橫渠不萌之說相反
皆為未當楊氏不放心之說無甚差但相寬爾其他皆
解得何止不改心而已又說今也則亡下句作無字說
不知合訓無字合作死亡之亡若訓無字則與下句重
若作死亡之亡則與上句重未知孰是尹氏用伊川說
故不錄先生曰游說不貳過乃韓退之之意與伊川不
同伊川意却與橫渠同外書第五卷有一段正如此可
更思之頃見游氏說病處橫渠遷怒之說固未然然與
貳過殊不相似亡即無也或當讀作無幹

有國者不昧於士明無功大當體其無得
一說之意
 有思之而冥昧力結而冥昧者
之德固未無與
 同野川意時與蘇東同書
卷五
 此不疑也主曰欲隨不復國之韓
思之意與
 不昧合暗昧字今許我士之
去暗無不與
 無得同五不更以而日又
德今少限
 皆為未嘗思力不惑以之
無其德
 而愈明其德之未嘗思
又與蘇東
 語類卷五終不害其德
其德又太
 其德不與

重錄朱子語類卷三十一

論語十三

雍也篇二

子華使於齊章

子升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
 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本之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禄又謂
 與爾隣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格
 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
 好便是一以貫之處
變孫
義剛錄云聖人於小處也
區處得恁地盡便是一以
 貫之處聖人做
事着地頭
 范氏曰夫子之道循理而已故周急不繼富以為天下之

通義使人可繼也游氏曰餽廩稱事所以食功也今原思為之宰而辭祿不受則食功之義廢矣蓋義所當得則雖萬鍾不害其為廉借使有餘猶可以及隣里鄉黨蓋鄰里鄉黨有相賙之義尹氏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而冉求乃資之與之釜者所以示不當與也求不達其意而請益與之五秉故夫子非之又曰原思之辭常祿使其苟有餘則分諸隣里鄉黨者凡取予一適於義而已第四章凡七說今從范氏游氏尹氏之說伊川謂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其說雖正然恐非本意據冉求乃為其母請其意欲資之也使冉求為子華請則猶可責之以弟子之禮若為其母請則止欲附益之故責之以繼富恐或外生一意非夫子責冉求之意范氏第二說與楊

氏謝氏之說大率以辭受取舍順理合義為文只說太綱其間曲折詳備則不如尹氏之深切呂氏曰富而與人分之則廉者無辭於富造語未盡不能無差向使不義之富可以分人廉者所必辭也富之可辭與不可辭在於義不義而不在於分人與不分人也謝氏曰與之釜與之庾意其祿秩所當得者此說恐未穩使祿秩當得夫子不待冉子之請而與之祿有常數夫子何心輕重於其間哉為其母請粟觀其文勢非祿秩也明矣曰為其母請即為子華請也呂氏說只據原思辭祿而言非謂不義之富也

子謂仲弓章

問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一曰字意以

仲弓為犁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讀犁牛之子范氏蘇氏得之蔡

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脉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欲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耳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為法語其不肖可以為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入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箇不好底人今日有好事自不相干何必又要回互然又要

除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况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雅大

子曰回也章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升南

問三月不違仁曰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

此言顏子能久於仁爾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
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去

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
這間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
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淳

問日月至焉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
至此言其疎也閑時都思量別處又問思量事不到不
好然却只是閑事如何曰也不是視便要思明聽便思
聰纔思量便要在正理上如何可及閑事錄

問如何是日月至曰某舊說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
一月不違仁者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
不違似亦難得近得一說有一日一番見得到有月一

番見得到此之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遠若顏子方能三
月不違天理純然無一毫私偽間雜夫子所以獨稱之
寓

義剛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集注云仁者心之德竊推
此義以為天生一人只有一心這腔子裏面更無此子
其他物事只有一箇渾全底道理更無此子欠缺所謂
仁也曰莫只將渾全底道理說須看教那仁親切始得
義剛

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
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終間斷便覺當下便能
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
此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

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一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曾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箇田地或日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疎到了

正卿問集注不知其仁也云雖顏子之賢猶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如何曰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於這道理又後畧斷一斷便接續去只是有此子差便接了若無此子間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一間

者以此舊說只敝有一月至者有一日至者與顏淵三月至者有次第看來道理不如此顏子地位此諸子然有優劣如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此事爭多少此是十分爭七八分張子云云這道理譬如一屋子是自家為王朝朝夕時時只在裏面如顏子三月不能不違只是畧暫出去便又歸在裏面是自家常做主若日至者一日一番至是常在外為客一日一番暫入裏面來又便出去又云三月不違者如人通身都白只有一點子黑日月至焉者如人通身都黑只有一點白又云顏子一身已自不見其身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理賀孫曰今集注不知其仁章無此說

問如今之學者一日是幾遍存省當時門人乃或日一至
焉或月一至焉不應如是疎畧恐仁是渾然天理無纖
毫私欲處今日之學者雖曰存省亦未到這境界他孔
門弟子至便是至境界否曰今人能存得亦是這意思
但觸動便不得被人叫一聲便走了他當那至時應事
接物都不差又不知至時久近如何那裏終有曲折日
至者却至得頻數恐不甚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
皆不可知又問橫渠云云文蔚竊謂三月不違者天理
爲主人欲爲賓日月至焉者人欲爲主天理爲賓學者
工夫只得勉勉循循以克人欲存天理爲事其成與不
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必矣曰是如此文蔚

問伊川言不違是有纖毫私欲橫渠言要知內外賓主之

辨曰前後說是如此劉仲升云愈久而不息者氣象迥
別大雅云久而不息自是聖人事曰三月不違是自家
已有之物三月之久忽被人借去自家旋即取回了日
月至焉是本無此物暫時問人借得來便被人取去了

雅大

至之問橫渠言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止過此幾非在
我者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
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
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
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月至者
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
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

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知未至雖輒勸使不爲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之違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今須且將此一段反覆思量渙然水釋怡然理順使自會淪肌浹髓夫子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此些子若拗不轉便下達去了又曰此正如誠意章相似知善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知不善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以至於慊快充足方始是好處道夫

問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

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仁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事又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爲賓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爲主心常在外常爲客如這一間屋主常在此居客雖在此不又着去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畧略地是悠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問過此幾非在我者如何曰不用着力如決江河水至而舟自浮如說學只說到說處住以上不用說至說處則自能尋將上去不到說處是不曾時習時習則相將自然說又曰人只是一箇不肯學須是如喫酒自家不

愛與硬將酒來與相將自然要與不待強他如與藥人不愛與硬強他與

問橫渠說內外賓主之辨若以顏子為內與主不成其他門人之所學便都只在外曰他身已是都在道外恰似客一般譬之一箇屋聖人便常在屋裏坐顏子也在屋裏只有曾誤行出門外然便覺不是他往處便回來其他却常在外面有曾入來不是他活處少間又自出去了而今人硬把心制在這裏恰似人在路上做活計百事都安在外雖是他自屋舍暫入來見不得他活處亦自不安又自走出了雖然也須漸漸把捉終不成住他如何又曰日月至焉者是有一日得一番至有一月得一番至

賀孫

問日月至焉一句曰看得來日却是久底月却是暫皆底因說橫渠內外賓主之辨曰顏子一似主人長在家裏三月以後或有出去告節便會向歸其餘是賓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以日較月月又却疎又曰不違者是

在內至焉者是在外來又問幾非在我者曰舍三月不違去做工夫都是在我外不在我這裏了

問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曰主是仁賓却是已身不違仁者已住在此屋子內了日月至焉者豈暫到此又出去是乃賓也後數日又因一學者舉此段為問而曰仁譬如此屋子顏子在此裏面住但未免間有出去告他人則或入來住得一日或入來住得一月不能久處此此即內外賓主之辨過此幾非在我者謂學者但當勉勉循

循做工夫而已。舍是則他無所事也。大必

或問橫渠內外賓主之辨。一段云仁在內而我為主。仁在外而我為客。如何。曰此兩句。又是後人解橫渠之語。蓋三月不違底。是仁為主。私欲為客。諸子日月至焉者。是私欲為主。仁只為客。譬如人家主人常在屋中。出外者少。便出去也。不久須歸來。日月至焉者。則常常在外。做客。暫嘗入屋來。又出去。出去之昔多在屋之昔少。或一月一番至。或一日一番至。終是不是主人。故常在外。然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在屋中。住得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昔火也。佛經中貧子寶珠之論亦當。

三月不違者。我為主。而常在內也。日月至焉者。我為客。而

常在外也。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為主。出入不常。為主則客也。過此幾非在我者。如水漲船行。更無着力處。錄

問橫渠內外之說。曰譬如一家有二人。一人常在家。一人常在外。在家者。出外常少。在外者。常不在家。間有歸家。皆只是在外多。謨

三月不違。仁是在屋底。下做得主人多。皆日月至焉。是有皆從外面入來。屋子底下橫渠所謂內外賓主之辨者。是也。又曰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儒用問內外賓主之辨。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未動。亦有皆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皆入於內。而不能久也。廣

三月不違主有皆而出日月至焉實有皆而入人固有終
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蓋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
一箇不肯底意便是自欺從周

叔器未達內外賓主之辨一句曰日月至焉底便是我被
那私欲挨出在外面是我勝那私欲不得又問使心意
勉勉循循不能已曰不能已是爲了又爲爲得好後只
管爲如欲罷不能相似蔡仲默云如生則惡可已也之
類曰是義剛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即是心心如鏡相似仁便是箇鏡之
明鏡從來自明只爲有少間隔便不明顏子之心已純
明了所謂三月不違只緣也曾有間隔處又問張子謂
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是如何

曰學者只要勉勉循循而不能已才能如此便後而雖
不用大段着力也自做去如推箇輪車相似才推得轉
了他便滔滔自去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者正謂
說後不待着力而自不能已也時舉

張子言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須是見得此心自不能已方
有進處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能及
如未由也已真是着力不得又云勉勉循循之說須是
真箇到那田地實知得那滋味方自不能已要往不得
自然要去過此幾非在我言不由我了如推車子相似
才着手推動輪子了自然運轉不停如入喫物既得滋
味自然愛喫日月至焉者畢竟也是曾到來但不久耳
明作

或問張子幾非在我者曰既有循循勉勉底工夫自然住
不得幾非在我者言不待用力也如易傳中說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也之意為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
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
而肯習之不亦悅乎便言其効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
不容已矣廣○南升
錄別出

問幾非在我之義曰非在我言更不著得个力也人之為
學不能得心意勉勉循循而不已若能如是了如車子
一般初間着力推得行了後來只是滾將去所謂學而
肯習之不亦說乎若得說了自然不能休得如種樹一
般初間栽培灌溉及既成樹了自然抽技長葉何用人
力南升

味道問過此幾非在我者疑橫渠止謂始學之要唯當知
內外賓主之辨此外非所當知曰不然學者只要撥得
這車輪轉到循循勉勉處便無着力處自會長進去如
論語首章言學只到不亦說乎處住下面便不說學了
蓋到說肯此心便活因言韓退之蘓明允作文只是學
古人聲響畫一生死力為之必成而後止今之學者為
學曾有似他下工夫到豁然貫通處否學

周貴鄉問幾非在我者曰如推車子樣初推肯須要我着
力及推發了後却是被他車子移將去也不由在我了
某嘗說學而肯習之不亦說乎若是做到這裏後自不
肯住了而今人只是不能得到說處義剛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過此即是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底

意思若工夫到此，蓋有用力之所不能及，自有不可已處。雖要用方，亦不能得。又問內外賓主之辨，曰：三月不違為主，日月至焉為賓主，則常在其中。賓則往來無常，蓋存主之皆少，在外之皆多。日月至焉為其時暫，而不能久。若能致其賓主之辨，而用其力，則工夫到處自有不可息者。寓

問：何謂幾非在我者？曰：此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意。蓋前頭事皆不由我，我不知前面之分寸也。不知前面之淺深，只理會這裏工夫，使內外賓主之辨常要分曉，使心意勉循循不已，只如此而已。便到顏子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也。只恁地過此幾非在我者到此，則進進不能已，亦無着力處。壽拱

子升問：過此幾非在我，莫是過此到聖人之意否？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曾而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了。之本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莫只見許多道理不見自身已如何
曰這只是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自不由自身已
只是這箇關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如顏子所謂欲
罷不能這箇工夫入頭都只在窮理只這道理難得便
會分明又云今學者多端固有說得道理是却自不着
身只把做言語用了固有要去做工夫却硬理會
不甚進者又云看得道理透少間見聖賢言語句句是
為自家身已設又云內外賓主只是如今人多是不能
守得這心如一間屋日月至焉者是一日一番入裏
面來或有一月一番入裏面來他心自不着這裏便又

出去了若說在內譬如自家自在自屋裏作主心心念
念只在這裏行也在這裏坐也在這裏睡卧也在這裏
三月不違是肯復又暫出外去便覺不是自家屋便歸
來今舉世日夜營營於外直是無人守得這心若能收
這心常在這裏便與一世都背馳了某嘗說今學者別
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元初自具萬物萬事之
理須是理會得分明賀孫

問三月不違仁伊川舉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仁乃全體何
故以善稱曰仁是合衆善一善尚不棄况萬善乎可學
問不違仁是此心純然天理其所得在內得一善則服膺
而弗失恐是所得在外曰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是三
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如何曰所謂善者即是收拾此心

之理。顏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開明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道夫

問伊川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怠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迥別。看來日月至與不息者全然別。伊川言畧相似，何也？曰若論到至處，却是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

問伊川曰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終久於仁也。又曰三月不違仁，蓋言其久，然非成德事。范氏曰回之於仁，一晷而不變，則其久可知其餘，則有晉而至焉，不若回愈久而弗失也。夫子之於仁，慎其所以取與人者，至矣，有能一日用其

力於仁矣乎？猶不得見焉。惟獨稱顏子三月不違仁，其可謂仁也已。謝氏曰回之為人，語其所知，雖出於學，然鄰於生知矣。語其成功，雖未至於從容，亦不可謂勉強矣。三月不違仁，仁矣，特未可以語聖也。亦未達一間之稱耳。三月特以其久，故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右第六章九說今從伊川。范氏謝氏之說，伊川第二說以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作三月不違仁未甚切。第二說曰三月言其久，過此則聖人也。呂氏亦曰以身之而未，能信性久，則不能不懈。又曰至於久之久，猶不能無遠。又曰至於三月之久，其氣不能無衰，雖欲勉而不違仁，不可得也。楊氏曰三月不違仁，未能

無遠也。侯氏亦曰：三月不違仁，便是不遠而復也。過此則通天通地，無有間斷。尹氏亦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無間矣。此五說皆同，而有未安。惟呂氏為甚。竊謂此章論顏子三月不違仁，其立言若曰：能久不違仁而已其餘。日月至焉者，亦若曰：至於仁而不久而已。若以為顏子三月不違，既過三月則違之，何以為顏子此呂氏之說為未安。楊氏亦此意。伊川侯氏尹氏之說亦與呂氏楊氏相類，特不顯言之耳。故愚以三月特以其久不必泥。三月字，顏子視孔子為未至者，聖人則不思不勉，顏子則思勉也。諸子視顏子為未至者，則以久近不同耳。若謂顏子三月則違，恐未安。伊川第三說與橫渠同，皆說學者事，但橫渠內外賓主四字不知如何。

恐只是以三月不違者為有諸己，故曰內曰主。日月至焉者，若存若亡，故曰外曰賓。否？游氏說仁字甚切，恐於本文不甚密。先生曰：能久不違仁，不知能終不違耶？亦有嘗而違耶？顏子若能終不違仁，則又何思勉之有？易傳復之初九爻下有論此處，可更思之。游氏引仁人心也，則仁與心一物矣，而只心不違仁，何也？

李康子問仲由章

問求之藝可得而聞否？曰：看他既為季氏聚斂，想見是有藝。問龜山解以為知禮樂射御書數，然後謂之藝，曰不止是禮樂射御書數。寓求也。藝於細微上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帶

問集註以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歟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

呂氏曰果則有斷達則不滯藝則善裁皆可使從政也右第七章九六說今從呂說伊川曰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尹氏亦用此意若謂從政則恐非人人可范氏惟說三子之失恐就本文解則未須說失處謝氏論季氏之意以謂陋儒所短正在此亦恐季氏未必有此意其問至於再三乃是有求人才之意使季氏尚疑其短則其問不必至反覆再三也楊氏論果藝達三德不如呂氏謹嚴曰此段所說得之但破范說非是

正淳問范氏解季康子問三子可使從政章曰人固有病然不害其為可用其材固可用然不掩其為有病必大曰范氏之說但舉三子具臣貨殖之病却不言其材之為可用者曰范氏議論多如此說得這一邊便忘却那一邊唐鑑如此處甚多以此見得世間非特十分好人難得只好書亦自難得

問謝氏三子於克已獨善雖季氏亦知其有餘之說曰世間固有一種號為好人然不能從政者但謝氏言克已獨善說得太重當云脩己自好可也

李氏使子鶯為費宰章

或問閔子不在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臣不與太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貴侯國

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在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
如曾閔方得壽

第小章五說今取謝氏之說伊川范楊尹氏四說大率皆
同只略說大綱曰謝氏固好然辭氣亦有不平和處
謝氏說得也罷某所以寫放這裏也是以警那懦底人
若是常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廉頑忍懦不至倒
了今倒了底也多嘆

伯牛有疾章

侯氏曰夫子嘗以德行為稱伯牛矣於其將亡也宜其重惜
之故再歎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
而有斯疾也言非可愈之疾亦不幸短命之意尹氏曰
痛痛下也包氏謂有惡不欲入知恐其不然也右第九

章五說今從尹氏侯氏之說范氏曰冉伯牛盡其道而
死故曰命楊氏亦曰不知謹疾則其疾有以致之而至
者伯牛無是也故曰命矣夫此說於義理正當但就本
文看說命矣夫較深聖人本意只是惜其死歎之曰命
也若曰無可奈何而安之命爾方將問人之疾情意悽
愴何暇問其盡道與否也況下文以為斯人有斯疾則
以為不當有此疾也豈有上文稱其盡道而死下文復
歎其不當疾而疾文勢亦不相聯屬謝氏同尹氏謹嚴
先生曰此說非是更思之餘

賢哉回也章

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
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

皆舉

伯豐問顏子之樂，不是外面別有甚事可樂，只顏子平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間，自然而樂。是否？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問：顏子樂處，恐是不工夫做到這地位，則私意脫落，天理洞然，有箇樂處否？曰：未到這地位，則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稍，亦須會到他樂處，肯

節寓

收器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也不干那樂天知命事。這四字也，拈不上。淳錄云：又知命四字，如此四字，人壞了這樂。顏子曾中自有樂地，雖在貧賤之中，而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義剛問：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者之樂？曰：那說

樂天知命上去，底固不是了。這說從不如樂之上來，底也不知那樂是樂箇什麼物事。樂字只一般，但要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因言通書數句論樂處也好。明道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亦在其中。觀它有扈游山，詩是甚麼次第。陳安卿云：它那昔也未甚有年，曰也是有箇見成底樂。義剛錄此下云：衆只是恁地樂，更不用解，只去做工夫，到那田地，自知道讀一小集，見李偁祭明道文，謂明道當初欲看衆書，而不及因笑，曰：既是衆何用書說甚。

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來之否？曰：非也。此以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底。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太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牽礙，太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

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原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淳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直卿云：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氣之氣說得較龐，又問：說

樂道便不是，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鼻說，不曾說得親切。又云：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又云：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曰：見便是識此味。南

問：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美二者輕重如何？曰：不要丟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敬仲。以不

父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格。

行夫問：不改其樂，曰顏子先自有此樂，到貧處亦不足以改之。曰：夫子自言蔬食飲水，樂在其中，其樂只一般否？曰：雖同此樂，然顏子未免有意到聖人，則自然。顏子善謂夫子之樂，雖在飯蔬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

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
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
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
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如云得與不
失得是得了若說不失亦只是得但說不失則僅能不
失耳終不似得字是得得穩此亦有內外賓主之意或
問與不違仁如何曰僅能不違續

主面也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一段問目先生曰說得
雖巧然子細看來不須如此分亦得何見張欽夫亦要
如此說其謂不必如此所謂樂之深淺乃在不改上面
所謂不改便是方能免得改未如聖人從來安然壁之
病人方得無病比之從來安樂者便自不同如此看其

深淺乃好舉

叔器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曰不改其樂者
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它
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某嘗謂明道之言初
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之言初看似未甚好久看方好
某作六先生贊伯恭云伊川贊尤好蓋某是當初見得
箇意思恁地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
其貴也被伯恭看得好又云伯恭欽夫予人使至今不
死大段光明義

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
這裏都黑宰宰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思睡
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

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剥去容易聖人一為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得了孫復

問顏子樂處曰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未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賜

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

心不奈何樂得太段顛蹶或曰顏子之樂只是心有這道理便樂否曰不須如此說且就實處做工夫學蒙

問自有其樂之自字曰自字對單瓢陋巷言單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集注

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節

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看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意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道夫曰觀周

子之問其為學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道大
問濂溪教程子尋犯顏樂處蓋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
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
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
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看日用工夫處求之如克己
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充達向上
去寓

義剛說程子曰周子每令求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天理
之流行無一毫間斷無一息停止大而天地之變化小
而品彙之消息微而一心之運用廣而六合之彌綸渾

融通貫只是這一箇物事顏子博文約禮工夫纔家後
此做去便能尋得箇意味至於竭盡其才一旦豁然貫
通見得這箇物事分明只在面前其樂自有不能已者
曰也不要說得似有一箇物事樣道是箇公共底道理
不成真箇有一箇物事在那裏被我看見得只是這箇道
理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而今顏子
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
以樂不是說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義剛

堯卿問不改其樂注克己復禮改作博文約禮如何曰說
博文皆和前一改都包得克己復禮便只是約禮事今
若是不博文時便要克己也如何約得住義剛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

言
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
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
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
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將次思量得人成病而
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着實去用
工如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省思
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顯子也只是使得人心
聽命於道心後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你而今便須是常
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如客樣
常常如此無間斷則便能允執厥中義剛
鮮于侁言顏子以道為樂想侁必未識道是箇何物且如
此莽莽對故伊川答之如此
必大
集義

問昔鄒道卿論伊川所見極高處以謂鮮于侁問
川曰顏子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曰尋常道
顏子所樂者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
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豈非顏子工夫至到道躰渾然
與之為一顏子之至樂自默存於心人見顏子之不改
其樂而顏子不自知也曰正謂世之談經者徃徃有前
所說之病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
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且如伊尹耕於有莘
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為淺也直謂顏
子為樂道有何不可蓋卿
或問程先生不取樂道之說恐是以道為樂猶與道為二
物否曰不消如此說且說不是樂道是樂箇甚底說他

不是又未可為十分不是但只是他語拙說得來頭撞
公更添說與道為二物愈不好了而今且只存得這意
思須是更子細看自理會得方得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樂也

問伊川謂使顏子而樂道不足為顏子如何曰樂道之言
不失只是說得不精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為無道可
樂走作了問鄒侍郎聞此謂吾今始識伊川面已入禪
去曰太抵多被如此看因舉張思叔問子在川上曰便
是無窮伊川曰如何一箇無窮便了得他曰無窮之言
固是但為渠道出不親切故以為不可可學

劉黻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
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

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此私意故能樂也而今
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敗其樂者是如何緣
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
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

問程子謂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通書顏子章又却
似言以道為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
貴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
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
也節

問明道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
自有深意伊川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
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天下有

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不與存焉又曰顏
子簞瓢非樂也忘也呂氏曰禮樂悅心之至不知貧賤
富貴可為吾之憂樂右第十章八說今從明道伊川呂
氏之說明道第二說伊川第二第三第七說范氏說皆
是推說於本文未甚密伊川第四說答鮮于侁曰使顏
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竊意伊川之說謂顏
子與道為一矣若以道為可樂則二矣不知然否謝氏
曰回也心不與物交故無所欲不與物交恐說太深游
氏用伊川說楊氏之說亦穩但無甚緊要發明處尹氏
謂不以衆人之所憂改其樂不如伊川作不以貧窶累
其心而改其所樂蓋聖人本意在簞瓢陋巷上見得顏
子賢處入不堪其憂特輔一句伊川之說乃其本意而

尹氏乃取其輔句說顏子賢處未甚緊曰所論答鮮于
侁語太緊得之而未仔細更就實事上看心不與物交
非謂太深蓋無此理雖大聖人之心亦不能不交物也
幹

重鰌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二

論語十四

雍也篇三

冉求曰カ非ハ不レ說セ子ノ之道章ヲ

問力不足者、非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力不足者、欲為而不能為、自畫者可為而不肯為。竊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上必中道而廢。與半途而廢不同。半途是有那懶而不進之意。中道是那只管前去。中道力不足而止。他這中道說得。

好高

問冉求自畫曰如駕駘之馬固不可便及得騏驥然且行
向前去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不得
如今如此者多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是一般只
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賀孫
伊川曰冉求言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為學
為已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
今汝自止非力不足也自廢與自止兩自字意不同自
廢則罪不在自止乃已之罪
謝氏曰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能為而不欲為
是之謂畫以畫為力不足其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
以用力豈有力不足者其亦未知說夫子之道與其知
知說夫子之道豈肯畫也第十一章凡六說伊川謝氏

之說范氏楊氏之說亦正但無甚緊切處呂氏發明伊
川之說以中道而廢作不辛字甚親切廢字作足廢大
鑿不知伊川只上一自字便可見尹氏用伊川之說但
於廢字上去一自字便覺無力曰伊川兩自字恐無不
同之意觀其上文云未有力不足者則是所謂力不足
者正謂其人自不肯進爾非真力不足也此說自與本
文不合而來說必令牽合為一故失之耳謝氏與伊川
不同却得本文之意幹

子謂子夏曰章

問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於學只欲得於已小人
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
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

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南升

問孔子誨子夏勿為小人儒曰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絕不相似子游高爽踈暢意思濶大似箇蕭散底道人觀與子夏爭洒掃應對一段可見如為武城宰孔子問女得人焉爾乎他却說箇澹臺滅明及所以取之却又只是行不由徑未嘗至於偃之室兩句有甚干涉可見這箇意思好他對子夏說本之則無如之何他資稟高明湏是識得這些意思方如此說又問子張與子夏亦不同曰然子張又不及子游子游却又實子張空說得箇頭勢太大了裏面工夫都空虛所以孔子誨之以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便是救其病子張較聒噪人愛說太話而無實

問謝氏說子夏之學雖有餘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子張篇中載子夏言語如此豈得為遠者大者或昧曰上蔡此說某所未安其說道子夏專意文學未見箇遠大處看只當如程子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之說問或曰夫子教子夏為大儒毋為小儒如何曰不湏說子夏是大儒小儒且要求箇自家使處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設今看此處正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人多於此處含糊去了不分界限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湏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是不覺察耳今自道已會讀書看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曾自以為說得行便謂強

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厘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問五峯言天理个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先生以為同體而異用說未穩是否曰亦須是實見此句可疑始得又曰今人于義利處皆無辨只恁鶻突去是須還他是不是還他不是若都做是猶自有淺深況於不是集義

第十二章凡五說今從謝氏之說伊川尹氏以為為人為己范氏以為舉內徇外治本務末楊氏以義利為君子小人之別其說皆通而於淺深之間似不可不別竊謂小人之得名有三而為人為利徇外務末其過亦有淺深蓋有直指其為小人者此人也其陷溺必深有對太人君子而言者則特以其小於君子太人而得是名耳

與溺者不同雖均於為人為利均於徇外務末而過則有淺深也夫子告子夏以毋為小人儒乃對君子大人而小者耳若只統說則與世俗之真小人者無異而何以儒為哉曰伊川意可包衆說小人固有等第然此章之意却無分別韓

子游為武城宰章

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如焉爾乎三箇字是助語節問子游為武城宰章曰公事不可知但不以私事見邑宰意其鄉飲讀法之類也南升

問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

節

問集註取楊氏說云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
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碎問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
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
高遠識得太体問與琴張魯曾牧皮相類否曰也有曾
皙氣象如與子夏言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此一著
固是失了只也見得這人是曠濶底又如問孝則答以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見得他於事親愛有
餘而敬不足又如說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與
喪至乎哀而止亦見得他不要如此苦切子之武城聞
絃歌子游舉君子學道愛人等語君子是大人小人是
小民昨日丘子服出作論題皆曉不得子游意謂君子

崇道及其臨民則愛民小民學道則知分知禮而服事
其上所以絃歌教武城孔子便說他說得是這也見子
游高處賀孫問檀弓載子游魯子語多是曾子不及子
游曰人說是子游弟子記故子游事詳問子游初間甚
高如何後來却不如曾子之守約曰守約底工夫實如
子游這般人却怕於中間欠工夫問子謂子夏曰女為
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看子夏煞緊小故夫子恐其不見
大道於義利之辨有未甚明曰子游與子夏全相反只
子夏洒掃應對事却自是切已工夫如子夏從狹如子
游說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是他見得太源頭故不
屑屑於此如孔子答問孝於子夏曰色難與子游全是
兩樣子夏能勤奉養而未知愉色婉容之為美賀孫

問謝氏曰云云右第十三章凡五說伊川尹氏解而說伊川尹氏解
不由徑作動必從正道楊氏謂真道而行皆是疑行不
由徑為非中理竊意滅明之為人未至成德但有一節
一行可取如非公事不至偃室自成德者觀之此特其
一行爾而子游尚稱之則行不由徑亦但以其不欲速
而遵太路可知也伊川而說蓋權時者之事也范氏乃
就推人君說曰來說得之幹

孟之反不伐章

問孟之反不伐曰孟之反資稟也高未必是學只世上自
有這般人不要爭功胡先生說莊子所載三子云孟子
及子桑户子琴張子反便是孟之反及子桑户便是子桑
伯子可也簡底子琴張便是琴張孔子所謂狂者也但

莊子說得怪誕但他是與這般人相投都自恁地沒檢束賀孫

立之問此章曰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上來才有私意便有
甚好事也做不得孟之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顏子
無伐善施勞底意思相似雖孟之反及別事未知如何只
此一節便可為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
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也時舉

問凡人所以矜伐者其病根在甚處只為有欲上之心
才有欲上之心則个欲日長天理日消凡可以矜已
誇人者無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之心則天理
自明矣曰欲上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
個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孟之反及其他事不可知只此

一事便可為法也南升
問孟之及不伐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
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
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
當為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
也不是恁地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
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
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
分你却如何不盡我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及只是箇
立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個
讀孟之及不伐章曰此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為
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其歸地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

當這箇殿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
諸將皆論功它却不言也時舉

問呂氏謂人之不伐能不自言而已孟之及不伐則以言
以事自揜其功加於人一等矣第十四章凡六說今從
呂說范楊侯尹論其謙讓不伐只統說大綱於聖人所
稱孟之及之意有未盡不如呂氏說得馬不進也之意
出謝氏說學者事甚緊切於本文未密曰若不自揜即
是自居其功矣恐不必如呂氏說幹

不有祝鮀之佞章

問此章曰此孔子嘆辭也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不能免
蓋深傷之當只從程先生之說謨

第十五章凡七說

伊川

說今從伊川此說伊川第二第三說

呂范尹之說皆一意與伊川第一說同范氏曰有朝之令色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據范氏主意乃在疾時之好佞故曰猶難免於當世非加一猶字則其說不通文意恐不如此謝氏曰善觀世之治亂者如此乃推說侯氏曰而字疑為不字說恐未必是文錯或文勢如此曰當從伊川說韓

誰能出不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何故人皆莫由此道也振問何莫由斯道也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問呂氏曰出而不能不由戶則何行而非達道也執楊氏曰道無適而非也孰不由斯乎猶之出必由戶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尹氏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猶出入必

由戶也第十六章凡六說今從呂楊尹之說伊川范氏謝氏皆正但伊川事必由其道一句未詳范謝說稍寬曰此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却行不由道怪而歎之之辭也伊川雖不如此說然事必由其道一句不見其失不可輕議更宜思之韓

質勝文則野章

史掌文籍之官如三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札諸屬各有史幾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個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是不可以相勝總勝便不好龜山云則可以相勝則字怕誤當作不字賀孫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說了此字意思若子

未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端蒙
問伊川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范氏曰凡史之事云
賈云第十七章凡七說今從伊川范氏之說伊川第二說
呂氏說論史字皆通謝氏專指儀容說恐未當大綱且
論文質故有野與史之別若專以為儀容則說史字不
通史無與儀容事楊氏自質之勝文以下皆推說與木
文不類尹氏曰史文勝而理不足理字未安如此則野
可謂之理勝也既謂之勝則理必不足野與史皆可謂
之理不足也曰史既給事官府則亦習於容止矣謝說
之失不在此却是所說全以觀人為言無矯揉着力處
朱却聖人本直楊說推得却有功文勝則理不足亦未
有病野固理勝而文不足也翰

人之生也直章

生理本直人不為直便有死之道而却生者是幸而免也
變孫

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
生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
人傑

或問人之生也直曰人之生元來都是直理罔便是都
了直理當仁而不仁當義而不義皆是背了直理既如
此合是死若不死時便是幸而免壽
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
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如木方生
須被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賀孫

問人之生也直曰生理本直順理而行便是合得生若不
直便是不合得生特幸而免於死耳亞夫問如何是生
理本直曰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南升
人之生也直如飢食渴飲是是非非本是曰直自無許多
周遮如敬以直內只是要直又曰只看生理本直四字
時舉錄云只我味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此四字便自有味
錄云即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
為之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時舉錄云才有一內交
林恭甫說生理本直未透曰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
來無阻滯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件
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恁地
發出來都遏不住而今若順這箇行便是若是見入井

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拗了這箇道理這
便是罔義剛

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
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
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
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
用如此若總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
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籠近底道理不須別為高遠之
說如云不直只是這箇不直却云不是這箇不直別有
箇不直此却不得所謂淺深者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
見得自有籠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別求一箇深底若
論不直其籠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

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其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是要人自就這箇處說底道理中看得越向裏未教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偶

問或問云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絕節

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差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這道理本直孔子却是為欲說罔之生也所以說箇直字與民受天地之中義理一般集義

問伊川曰人類之生以直道也欺罔而免者幸耳謝氏曰云云第十八章凡九說楊氏今從伊川謝氏之說明道

曰生理本直范氏曰人之性善故其生直尹氏曰直性也此三說者皆以生字作始生之生未安據此章正如禮所謂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乃生存之生若以為生本直性本直則是指人之始生言之人之始生固可謂之直下文又不當有始生而罔者下句若作生存之生則上句不應作始生之生橫渠解幸而免似鑿本文上句却無吉凶莫非正之意呂氏曰罔如網無常者也罔字只對直字看便可見似不必深說游氏雖說有未盡本網亦正楊氏曰人者盡人道者其意以人字作一重字解似對罔字言之未當人字只大綱說第二說本畧曰此兩生字上一字是始生之生下一字是生存之生當以明道之說求之則得之矣餘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人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知之者如五穀之可食好之者是食而知其味樂之者是食而飽南升

問若是真知安得不如好之若是真好安得不如樂之曰不說不是真知與真好只是知得未極至好得未極至如數到九數便自會數過十與十一去數到十九數便自會數過二十與二十一去不着得氣力自然如此若方數得六七自是未易過十數得十五自是未易過二十

十數這都是未極至處如行到福州須行到福州境界極了方到興化界這邊來也行到福州界了方行到南劍界若行未盡福州界自是未到得別州境界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賀孫

問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然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伊川曰非有所得安能樂之又曰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已之所有第十九章凡七說伊川今從明道伊川之說伊川第二十一說推說教人事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底事果能造次顛沛必於是豈有不得之理范氏曰樂則生矣呂氏亦曰樂則不可已

皆推說樂以後事若原其所以樂則須如伊川之說呂氏曰知之則不惑據此章知字只謂好學者耳未到不惑地位其說稍深楊氏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則知之非艱矣此說知字又太淺人而知學者亦不易得夫婦之知習之而不察者耳未足以為知二說正相反呂氏過楊氏不及謝氏曰樂則無欣厭取舍謂之無厭無舍則可若謂之無所欣無所取則何以謂之樂尹氏本綱與伊川同意但以安字訓樂字未緊曰所論知字甚善但此亦謂知義理之太端者耳謝說大抵太過

中人以上章

叔器問中人以上是資質否曰且不粧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

下世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義剛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遽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今人既無這資質又無這工夫所以日趨於下流寓正淳問中人以上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為二事矣况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必大

行夫問此章曰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

時舉

或問此一段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訥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個

問謝氏既以分言又以操術言豈非貴賤異等執業不同故居下者不可語之以向上者之事否曰也只是論學術所至之淺深而已必大集義

問明道曰上智高遠之事非中人以卜所可告蓋踰涯分也橫渠曰云云此說得之呂監廟所編其說似正不知載在何集錄第二十章凡

六說伊川兩說橫渠說在外

伊川第二說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謂才也第一說與尹氏之說同此意謂之才者以為稟受然爾楊氏亦曰有中人以上下者氣稟異也此三說皆以其上中下為係所稟受范氏則曰由學與不學故也謝氏亦曰待語其操術淺深非不移之品此二說又以其上中下為係於學術五說正相反據本文只大綱論上中下初未嘗推原其所以然也若推原其所以然則二者皆有之或以其稟受不同或以其學術有異不可偏舉曰伊川第二說已具二者之意矣幹

樊遲問知章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諸家皆作兩事說曰此兩句恐是一意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

言之
卷十二
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先難後獲即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義甚精去偽

問樊遲問知當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此知者之事也若不務人道之所宜為而襲近鬼神乃惑也須是敬而遠之乃為知先難而後獲謂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若方從事於克己而便欲天下之歸仁則是有為而為之乃先獲也若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為仁矣曰何故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為仁曰方從事於仁便計較其效之所得此便是私心曰此一句說得是克己正是要克去私

心又却計其效之所得乃是私心也只是私心便不是仁又曰務民之義只是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便有一日之效不知務民之義襲近鬼神只是枉費心力今人襲近鬼神只是惑於鬼神此之謂不知如臧文仲居蔡古人非不用卜筮今乃襲瀆如此便是不知呂氏當務之為急說得好不求於所難知一句說得鶻突南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所惑故能遠曰人之于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着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下筮決之有何不可如蒙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

人自有入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說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廣

問敬鬼神而遠之。曰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才泥著。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為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智也。錄

問敬鬼神而遠之。如天地山川之神。與夫祖先此固當敬。至如世間一種泛然之鬼神。果當敬否。曰他所謂敬鬼神。是敬正當底鬼神。敬而遠之。是不可褻瀆。不可媚如

龜用龜此亦不免如臧文仲山節藻梲以藏之便是媚便是不知節

問程子說鬼神如孔子告樊遲。乃是正鬼神如說今人信不信。又別是一項如何。滾同說曰雖是有異然皆不可不敬遠可學

先難後獲只是無期必之心時舉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曰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去偽只是我貪做底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格

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
須先難而後獲不探虎穴安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

如搏冠雖方得之若輕輕地說得不濟事方子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難者莫難于去私欲私欲既去則惻
然動於中者不期見而自見曰仁畢竟是箇甚形狀曰
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曰此只是既仁之後見得箇
體段如此方其初時仁之体畢竟是如何要直截見得
箇仁底表裏若不見他表裏譬猶此屋子只就外面貌
得箇模樣縱說得著亦只是籠罩得太綱不見屋子裏
面實是如何須就中實見得仔細方好又問就中間看
只是惻然動於中者無所係累昏塞便是否曰此是已
動者若未動時仁在何處曰未動時流行不息所謂那
活潑潑底便是曰諸友所說仁皆是貌模今且為若兄
立箇標準要得就這上研磨將來須自有箇實見得處

譬之食糖據別人說甜不濟事須是自食見得甜時方
是真味大雅

或問此章曰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
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
以為知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
不可知却真箇是知集註

問集註仁之心知之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
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處說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
較近外雙孫

叔器問集註心與事之分曰這箇有甚難曉處事便是就
事上說心便是就裏面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這
是事先難後獲這是仁者處心如此事也是心裏做出

來但心是較近裏說如一間屋相似說心底是那房裏說事底是那廳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後字如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否曰是又問此只是教樊遲且做工夫而程子以為仁如何曰便是仁這一般外面恁地然裏面通透也無界限聖人說話有一句高一句低底便有界限若是籠侗說底才做得透便是如克己復禮便不必說只是為仁之事做得透便是又如我欲仁斯仁至矣才欲仁便是仁因言先儒多只是言右有所得說得都輕淳錄云後字唯說得輕了程先生說得恁地重這便是事事說得有力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先事而得之類皆是此例義剛言若有一毫計功之心便是私欲曰是又剛淳同

問明道曰先難克己也伊川曰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又曰民亦人也務人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又曰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獲也右第二十一章九七說明道三說伊川四說今從明道伊川之說明道第一說曰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之第三說亦曰務民之義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伊川第一說亦曰能從百姓之所義者知也尹氏用伊川說此三說皆以務民之義作從百姓之所宜恐解知字太寬問知而告以從百姓之所宜恐聖人告樊遲者亦不至如是之緩竊意民字不當作百姓字解只伊川第二說曰民亦人也似穩所謂知者見義而為之者也

言
不見義則為不知務如齊不務德之務然必曰民之義者已亦民也通天下只一義耳何今我之別所謂務民之義者與務已之義無異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則亦與已之廣居無異故伊川謂民亦人也恐有此意若以民字作百姓字解復以義字作宜字恐說知字大緩伊川第三說鬼神事范作振民育德其說寬振民之意亦與明道伊川從百姓之所宜之意同皆恐未穩否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似將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作一句解看此兩句正與非其鬼而祭之誥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相類兩句雖連說而文意則異謝氏曰敬鬼神而遠之知鬼神之情狀也伊川第三說似未須說到如此深遠正以其推言之耳楊氏曰樊遲學稼固

民之事而已非義也莫非事也而曰事而非義則不可但有義不義之異事與義本無異曰民之義謂人道之所宜也來說得之但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與已之廣居無異則天下只有此一廣居何必更說無人我之異乎呂氏說詞約而義甚精但伊川說非其鬼而祭之兩說相連却費力若如范氏說則可以相因矣楊氏所引本無意義然謂事即是義則不可且如物还可便謂之理否幹

知者樂水章

胡問此章曰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俐底人然亦在人看淳○義剛錄云胡問仁是精全體而言否曰全人說仁固有淺深這箇是大槩說云云

正卿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以氣質言之不知與仁者
安仁知者利仁有高下否曰此仁知二字亦說得淺不
可與安仁利仁較優劣如中庸說知仁勇這箇仁知字
說得煞大賀孫

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就資質上說就學上說口也是
資質恁地但資質不恁地底做得到也是如此這只說
箇仁知地位不消得恁地分資質好底固是合下便恁
地若是資質不好後做得到時也只一般義剛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
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傑問樂字
之義釋曰喜好是知者之所喜好在仁者之所喜好在
山否曰且看水之為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

激山之安靜篤實觀之儘有餘味某謂如仲尼之稱水
曰水哉水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皆是此意否舊
看伊川說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理會未
透自今觀之真是如此曰不必如此汎濫且理會樂水
樂山直看得意思窮了然後四旁莫不貫通苟先及四
旁却終至於與本說都理會不得也人傑

子善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曰看聖人言須知其味如今
只看定樂山樂水字將仁知來比類湊合聖言而不知
味也譬如喫饅頭只喫此皮元不曾喫餡謂之知饅頭
之味可乎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
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
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態度必至於達而

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
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
有偏處

魏問此章曰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
理會這兩箇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賀孫
問知者動仁者靜動是運動周流靜是安靜不遷此以成
德之體而言也若論仁知之本体知則淵深不測衆理
於是而歛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仁者包藏發育
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謂誠之通則未嘗不動
曰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
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
不息故主于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

故主于靜今以碗盛水在此是靜也畢竟他是動物故
知動仁靜是体段模樣意思如此也常以心体之便見
南升

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真管他陽動
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太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須
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然仁主於發生其用未嘗不
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物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
縝密則其用未嘗不靜其体用動靜雖如此却不須執
一而論須循環觀之蓋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
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
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必欲以配
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

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祖道

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知為靜而仁為動如

何曰且自休當到不相礙處方是當下玩索文意不須

如此牽引良久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儒用錄云觀書且就

及生枝蔓子貢說學不厭為知教不倦為仁子思却

逐件理會言成已為仁成物為知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

運用之意又云知是伏藏祖錄作淵深底道理至發出

則有運用然至于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

于動人傑

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樣物

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已仁也成物

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

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泳

仁知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已仁也成物知

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

也格

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

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于

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慾之紛擾而安于天理

之當然耳若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而不靜乎

謹

通老問仁知動靜合二者如何曰何必合此亦言其多耳

不成仁者便愚知者便一向流蕩要之安靜中自有一

箇運動之理運動中自有一箇安靜之理方是可學
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故曰知者
樂仁者壽

問知者樂水一章看這三截却倒似動靜是本休山水是
說其已發樂壽是指其効曰然倒因上二句說到他本
休上知者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
先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
者靜然其見得天上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
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
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
處朱蜚卿問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
惑于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

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
事都無別念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
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如今人不靜時只為一
事至便牽惹得千方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夾雜底
却又在這裏不能得了頭底已自是過去了后面帶許
多尾不能得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
只都在此事上蜚卿問先生初說仁者樂山仁者是就
成德上說那仁者先難後獲仁者是就初學上說曰也
只一般只有箇生熟聖賢是已熟底學者學者是未熟
底聖賢蜚卿問先難後獲意如何曰後如後其君後其
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
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

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賀孫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就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到某處這便是求獲賀孫

問仁知動靜集註說頗重疊曰只欠轉換了一箇字若論來仁者雖有動時其体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体只自動賀孫集註

或問動靜以體言如何曰以體言是就那人身上說問知者動集註以動為知之体知者樂水又曰其用周流而不窮言体用相類如何曰看文字須活著意思不可

局定知對仁言則仁是體知是用只就知言則知又自有体用如軌道成男坤道成女豈得男使都無陰女使都無陽這般須相錯看然大抵仁都是箇体知只是箇用淳

知者動而不靜又如何處動仁者靜而不動又死殺了是則有交互之理但學者且只得據見在看便自見得不要如此紛紛也所舉程子曰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此語極好看体用玩味不是常說如子語魯太師樂處亦云非知樂之深者不能言皆此類也極用仔細玩味看明作

伊川樂山樂水處言動靜皆其体也此只言体段非對用而言端蒙集義

仁者壽是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捕看如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

問謝氏仁知之說曰世間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其終亦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夫子以仁者知者對而言之誠是各有所偏如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及所謂好仁者惡不仁者皆是指言兩人如孔門則曾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如此章亦只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必大

問伊川曰樂喜好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通仁者樂于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樂於恐聲又曰知者樂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又曰樂山樂水氣類相合范氏曰知者運而不息故樂水

仁者安於山故樂山動則能和故樂動則自樂恐不靜必和作樂字則能久故壽非深于仁知者不能形容其德右第二十章凡七說伊川今從伊川范氏之說伊川第二說曰樂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也第三章亦曰動靜仁知之體也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呂氏乃以為山水言其體動靜言其用此說則顯然以為體用之體既謂之樂山樂水則不專指體用亦在其中動可謂之用靜不可謂之用仁之用豈宜以靜名之謝氏曰自非聖人仁知必有所偏故其趨向各異則其成功亦不同也據此章乃聖人形容仁知以教人使人由是而現亦可以知其所以為

仁知也謝氏以為指知仁之偏恐非聖人之意謝氏又曰以其成物是以動以其成已是以靜楊氏曰利之故樂水安之故樂山利故動安故靜竊謂聖人論德互有不同譬如論日或曰如燭或曰如銅盤說雖不同由其一而觀之皆可以知其為自然指銅盤而謂之燭指燭而謂之銅盤則不可聖人論仁知或以為成已成物或以為安仁利仁或以為樂山樂水各有攸主合而一之恐不可也游氏推說仁壽尹氏問伊川故不錄曰所論体用甚善謝氏說未有病但末後句過高不實耳成已成物安仁利仁樂山樂水意亦相通如學不厭教不倦之類則不可強通耳幹

語類卷三十二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三

論語十五

雍也篇四

齊一變至於魯章

問齊尚功利如何一變便能至魯曰功利變了便能至魯魯只是大綱好然裏面遺闕處也多

行父問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曰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寢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威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

言變
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弊之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孫
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却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謨

齊一變至於魯，是他功利俗深。管仲、桓、伯齊法壞盡，功利自此盛然。太公治齊尚功時，便有些小氣象，尚未見得只被管仲太段壞了。又云：管仲非不尊周，攘夷如何不是王道？只是功利駁雜其心耳。作明
語及齊一變至於魯，因云：齊生得威公，管仲出來，它要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興其滯，補其弊而已。如租庸調變為贍，騎長征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柯

問：伊川謂齊自桓公之霸，太公遺法變易盡矣。魯猶存周公之法，制看來魯自威公以來，閨門無度，三君見弑，三家分裂，公室昭公至於客死，以至不視朔，不朝聘，與夫稅畝，丘甲，用田賦，變亂如此，豈得是周公法制猶存乎？曰：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與周公別到桓公管仲出來，又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却只是放倒了，畢竟先世之遺意。

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為
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
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寓注
問注謂施為緩急之序如何曰齊自伯政行其病魯則
其事廢墜不舉耳齊則先須理會他許多病敗了方可
及魯魯則脩廢舉墜而已便可復周公之道問孔子治
齊則當於何處下手曰莫須先從風俗上理會去然今
相去遠亦不可細考但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
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廣
問集注云云曰不獨齊有緩急之序魯亦有緩急之序如
齊功利之習所當變便是急處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
處或問功利之習為是經威公管仲所以如此否曰太

公合下便有這意思如舉賢而尚功可見格

問施為緩急之序如何曰齊變只至於魯魯變便可至道
問如此則是齊變為緩而魯變為急否曰亦不必恁分
如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則成箇樸
子方就上出光來淳

讀齊魯之變一章曰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
而便欲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却理會其
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如貢禹諫元帝令節儉
元帝自有這箇何待爾說此便是不先其所急者也時
問伊川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云云呂氏曰齊政雖脩未
能用禮魯秉周禮故至於道第二十三章凡八說伊川
今從伊川呂氏之說伊川第二說曰此只說風俗以至

於道觀之則不專指風俗乃論當時政治風俗固在其
中然又別一節事又第三說曰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
子之大倫猶在以魯觀之其大倫之不正久矣然禮記
明堂位以魯為君臣未嘗相弑而注家譏其近誣則此
說亦恐未穩橫渠謝游楊尹太抵同伊川故不錄范氏
曰齊一變可使如魯之治時其意謂齊魯相若故以謂
治時齊之氣象乃伯政魯近王道不可疑其相若看魯
秉周禮可見曰所疑范氏說亦無病

觚不觚章

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
簡是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今淮上無
紙亦用木寫字教小兒讀但却圓了所謂觚不觚古人

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頗得穩

剛義

第二十四章凡六說

伊川

今從尹氏之說尹氏乃合伊川

二說而為一說范呂楊氏說亦正伊川范氏謂不合法
制呂氏楊氏謂失其名其實一也失其制則失其名可
知矣謝氏是推說學者事

幹語無

井有仁焉章

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
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
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

剛義

叔器曰宰我只知有箇公共底道理却不知有義曰不惟
不曉義也不曉那智了若似他說却只是箇欺人因云
宰我見聖人之行聞聖人之言却尚有這般疑是怎生

地緣自前無人說這箇物事到夫子方說出來所以時
下都討頭不着似而今學者時便無這般疑了叔器又
云聖人只說下學不說上達所以學者不曉曰這也無
難曉處這未是說到那性命之微處只是宰我鈍如子
貢便是箇曉了通達底所以說從那高遠處去剛義
問伊川曰宰我問仁者好仁不避難雖告之以赴井為仁
亦從之乎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陷於不
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呂氏曰井有仁焉猶
言自投陷井以施仁術也已已自陷仁術何施當是時
也君子可往以思救不能自陷以求救可欺之以可救
不可罔之使必救第二十五章凡七說明道兩說明道曰知
井有仁者當下而從之否此說恐未當君子雖不逆詐

而事之是非曉然者未嘗不先見也豈有仁者而在
乎雖有之君子不往也范氏亦曰井有仁則將入井而
從之蓋此意也其從之也只合作從或者之言不宜作
從井中之仁也謝氏謂宰我疑仁者之用心觀宰我之
言亦足以見其好仁之切不宜深責之也楊氏謂宰我
疑君子之不逆詐故問觀宰我之意好仁之切以謂仁
者好仁雖患難不避故問非謂疑其不逆詐也尹氏用
伊川說故不錄范氏解逝字極未安與下句可欺也不
類謂君子見之而不曰所論得之但此章文義諸先生說不
甚明更詳考之為佳翰

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

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個

博文約禮就這上進去只管是長進蓋根脚已是了所以不畔道煮

行夫問博文約禮曰博文條自多事事着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如讀書讀詩學易學春秋各自有一箇頭緒若只去許多條目上做工夫自家身已都無歸着便是離畔於道也恪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辯亦只

是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爾錄

國秀問博文約禮曰如講明義理禮樂射御書數之類一着去理會學須博求盡這箇道理若是約則不用得許多說話只守這一箇禮日用之間禮者便是非禮者便不是恪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之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内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雅大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教人只是說箇本綱顏子是就此上做深此處知說得淺孫

問博學於文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否曰詩書六藝固文之

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為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必

只是博文約禮四字博文是多聞多見多讀及收拾將來全無一事和敬字也沒安頓處孫

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工寒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推

博文上欠工夫只管去約禮上求易得生煩卿孔子之教人亦博學於文如何便約得箴

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此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以下臨時如何

做得須是平時曾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以禮及他成功又自別有說處雅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上面大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它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它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大必或問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與顏子所謂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如何曰此只是一箇道理但功夫有淺深耳若自此做功夫到深處則亦顏子矣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如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似又一義如何曰論語中博約字是踐履兩字對說孟子中博約字皆主見而言且如學須要博既博學又詳說之所以如此者將以反說約也是如此後自然却說得約謂如博學詳說方有貫通處下句當看將以字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之言本無甚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

見這斧斤規矩及至剡鏤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皆

問博文不約禮必至於汙漫如何曰博文而不約禮只是徒看得許多徒記得許多無歸宿處即○以下集注集義

問明道言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未及知之也既能守禮而由規矩謂之未及於知何也曰其亦不愛如此說程子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為已知不須將知說亦可顏子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但此說較粗顏子所說又向上然都從這工夫做來學者只此兩端既能博文又會約禮問約禮只是約其所博者否曰亦不須如此說有所未知便廣其知須是博學學既博又須當約禮到

約禮更有何事所守在此理耳寓

或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曰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明道謂此一章與顏子說博文約禮處不同謂顏子約禮是知要恐此處偶見得未是約禮蓋非但知要而已也此兩處自不必分別時舉

問伊川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恐博文約禮只是一般未必有深淺曰某曉他說不得恐記錄者之誤正叔曰此處須有淺深曰畢竟博只是這博約只是這約文只是這文禮只是這禮安得不同文蔚

問橫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難處見得事理透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九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好如此說有礙如彼說又有礙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淳

博學於文又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倒橫直豎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謹

博學於文只是要習坎心亨不特有文義且如學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裏不曉既學得了心下便通曉得這一

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一事上心便黑暗備問橫渠曰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畔而去尹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遠於道第二十六章凡八說伊川今從橫渠尹氏之說明道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范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猶農夫之無疆場也其不入於異端邪說者鮮矣楊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知所以裁之則或畔矣此三說皆推不約禮之失謝氏曰不由博而徑欲趨約者恐不免於邪道也此則不博文之失二者皆不可無偏舉則不可明道又曰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田於規矩也伊川第三說曰博學而守禮第二說曰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約字恐

不宜作守字訓若作守禮則與博學成一事非博文則無以為約禮不約禮則博文為無用約禮云者但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伊川之說文自文禮自禮更無一貫說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伊川又說顏子博約與此不同亦以大過博文約禮本無不同始乎由是以入德斯可以不畔終乎由是以成德欲罷而不能顏子與此不同處只在弗畔與欲罷不能上博約本無異伊川以顏子之約為知要以此章之約作約束之約恐未安此約字亦全作知要伊川第三說與第一第二說同但說太畧耳曰此說大槩多得之但此約字與顏子所言約字皆合只作約束之意耳又看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着兩我字而此章之字亦但指其

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

子見南子章

諸先生皆以矢為陳否為否塞之否如此亦有甚意思孔子見南子且當從古注說矢誓也或問若作誓說何師生之間不相信如此曰只為下三句有似古人誓言如左氏言所不與舅氏之說故有誓之氣象謨

或問此章曰且依集註說蓋子路性直見子去見南子心中以為不當見便不說夫子似乎發呢模樣夫子大故激得來躁然夫子却不當如此古書如此等曉不得處甚多古注亦云可疑祖道曰橫渠說以為予所否厄者是天厭棄之此說如何曰大抵後來人講經只為要道聖人必不如此須要委曲遷就做一箇出路却不必如

此橫渠論詩教人乎惡易氣求之到他說詩又却不

然

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說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皆見之理如衛靈公問陳也且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白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日又便行李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指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為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或問伊川以矢字訓陳如

何曰怕不是如此若說陳湏是煞鋪陳教分明今却只
恁地直指數句而已程先生謂予所以吾而不見用乃
天厭斯道亦恐不知此孫

問子見南子曰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它向有
入問尹彥明今有南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
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孫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入行所以
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
為已甚這樣處便見義剛○夢孫錄云孟子說仲尼
問予所否者天厭之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實厭棄
之曰何以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曰其見惡人聖人固
謂在我者有可見之禮而彼之不善於我何與焉集注

人道大德全方可為此曰今人出去仕官遇一惡人亦
湏下門狀見之它自為惡何與我事此則人皆能之何
必孔子子善云此處當看聖人心聖人之見南子非為
利祿計特以禮不可不見聖人本無私意曰如此看也
子南升○植錄云先生難云子見南子既所謂合於禮
又由其道夫入皆能何止夫子為然子善答云子見南
子無一毫異望之心他人則有此心矣曰看得好

第二十七章凡七說楊氏二說今從謝氏之說伊川第十
說曰子路以夫子之被強也故不說第二說曰子路不
說以孔子本欲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竊謂夫人
有見賓之禮孔子之見南子禮也子路非不知也子路
之不說非以其不當見特以其不足見耳使其不當見
夫子豈得而迫哉被強見迫恐昧穩伊川第三說曰孔

子之見南子禮也子路不說故夫子矢之第四說第六
說同竊謂南子妾也無道也衛君以為夫人孔子不得
不見其辱多矣子路以其辱也故不說夫子矢之曰使
予之否塞至此者天厭之也使天不與否則衛君將致
敬盡禮豈敢使夫子以見夫人之禮而見其無道之妾
哉則子路不說之意蓋以其辱夫子非以其禮不當見
也使子路以南子之不當見則更須再問何至坐視夫
子之非禮雖不說何益而夫子告之亦須別有說豈有
彼以非禮問而此獨以天厭告則夫子受非禮之名而
不辭似不可也蓋子路知其禮所當見特以其辱夫子
也故不說謝氏以為免夫子之說極正伊川第四說設
或人之問曰子路不說孔子何以不告之曰是禮也而

必曰天厭之乎曰使孔子而得志則斯人何所容也楊
氏兩說亦然恐非聖人意聖人但傷道之否在於衛君
不能致敬盡禮未必有欲正之意恐成別添說伊川
第五說穩但說大畧橫渠亦只說大畧范氏以矢為誓
非聖人氣象呂氏太意亦通但以為使我不得見賢小
君天厭乎道也此亦非聖人意合只作使我見無道之
小君天厭乎吾道也却穩尹氏同伊川故不辨曰以文
義求之當如范氏之說但諸公避呪誓之稱故以矢訓
陳耳若猶未安且闕以俟他日餘

中庸之為德章

問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曰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
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

言辨
卷三十三
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又問中者天下之
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摠括之名理是道裏面
又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
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緊
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常然之理萬古萬世不
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是不得是亘古今不
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
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恠
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賀
問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章曰只是不知理隨他偏長處
做將去謹愿者則小廉卑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
中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為是

不知

問此章尹氏曰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乎中庸可謂至矣
人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暮月守也故曰民鮮久矣右第
二十一章凡七說伊川兩說今從尹氏之說伊川第一
說說久字不出第三說雖盡而非本章意尹氏合而解
之范氏說久字不出呂氏說寬謝氏曰中不可過是以
謂之至德楊氏第三說亦曰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
故惟中為至第一第二說同謝氏楊氏之說皆以至字
對過不及說謂無過不及則為至也過不及只對中庸
說不可對至字說至字只輕說如曰其大矣乎不宜說
太深楊氏第二第三說推說高明中庸處亦不能無疑
侯氏說大畧曰當以伊川解為正中庸天下之正理也

德合乎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
庸之德也自世教衰此四字正是說久字意謝楊皆以
過不及對中字而以中為至耳恐非如來說所疑也所
破楊氏高明中庸亦非是當更思之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貢問仁是就功用龍章說孔子是就心上答

博施濟眾便喚做仁未得仁自是心家端

何事於仁猶言何待於仁必也聖乎連下句讀謙之錄云

思雖克辟之聖猶病其難明

何事於仁猶言那裏更做那仁子問

問何事於仁先生以為恰似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曰
博施濟眾何消得更說仁節

問何事於仁作何止於仁是如何曰只得作何止於仁今

人文字如此使者甚多何事亦如何為之意被子貢說
得博施濟眾高似於仁了故孔子言何為於仁必也聖

人乎克辟其猶病諸是子貢問得不親切若如子貢之
說則天下之為仁者少矣一介之士無復有為仁之理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才欲立便也
立人已才欲達便也達人立是存立處達則發用處於

此純是天理更無些子私意便是仁之體若能近取譬
則私欲日消天理日見此為仁之方也

何事於仁只作豈但於仁當謂必也聖乎聖如堯舜其尚
有不足於此曰薛士龍論語解此亦是如此只是渠遣

得辭盡蓋仁以道理言聖以地位言自是不同如博施

齊衆為仁而利物愛人小小者亦謂之仁仁是直看真
一直下只一箇道理聖字便橫看有衆人有賢人有聖
人便有即次只豈但於仁蓋博施濟衆雖聖如堯舜猶
以為病耳幣

問子貢問博施濟衆恐仁之極處與聖之功用本不可分
大小今言何止於仁則仁聖若有小大之分曰此處不
恁地讀必也聖乎語意未是殺處當急連下文讀去仁
以理言聖以事業言子貢所問博施濟衆必有聖人之
德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堯舜恁地尚以為病仁
本切已事大小都用得他問得空浪廣不切已了却成
踈闊似此看仁字如何用得如何下得工夫中間看得
一句常人固是做不得雖聖人尚以此為病此須活看

萬

周兄問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曰必也聖乎是屬下文仁通
乎上下聖是行仁極致之地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
仁必是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盡如堯舜之病諸是
也必也聖乎蓋以起下銖

問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曰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
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如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
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游者甚衆孔子豈不
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盡
亞夫問此章曰博施濟衆是無盡底地頭堯舜也做不了
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
之理若要就事上說便儘無下手處舉時

敬之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眾底功用曰博施濟眾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

衆朋友說博施濟眾章先生曰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而今有三等有聖人有賢人有衆人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所以言通乎上下仁字直聖字橫博施濟眾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義剛言此章也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曰是如此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存心常如此便未博施濟眾時這物事也自在裏面叔器問此兩句也是帶下面說否曰此是兩截如黃穀然適間說是三節極是夫仁者分明是喚起說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入是行者能如此若是能近取譬則可以為仁之方子貢也是意思高遠見得恁地却不知刻地尋不着剛義仁就心上說如一事仁也是仁如一理仁也是仁無一事不仁也是仁聖是就地位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聖了

子貢問博施濟眾章先生以何事於仁為一節以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為一節其說以謂博施濟眾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若必以聖人為能之則堯

舜亦嘗以此為病此非是言堯舜不能盡仁道蓋勢有所不能爾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是也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能近取譬此為仁之方也今人便以已欲立已欲達為能近取譬則誤矣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不待施諸已而後加諸人也能近取譬却是施諸已之意故上二句直指仁者而言而下一句則止以為仁之方謨

博施濟眾這箇是盡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眾然必得時得位方能得這事然堯舜雖得時得位亦有不足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能近取譬則以已之欲立譬人之欲立以已之欲達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已所欲以

及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這便是為仁之術行得是此是三節須逐節詳味看教分明

林問已欲立而立人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地位如何曰且看道理理會地位作甚麼他高者自高低者自低何須去比並問博施濟眾曰此是仁者事若把此為仁則是中天下而立者方能如此便都無人做得仁了所以言已欲立而立人使人人皆可盡得道理必也聖乎當連下句說意在猶病上蓋此何但是仁除是聖人方做得然堯舜猶病尚自做不徹寓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分明喚起仁者字自是仁者之事若下面能近取譬方是由此而推將去故曰仁之方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是聖人似仁仁只

是一條正路聖是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仁通上下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為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山林之士更無緣得仁也欲立欲達即絜矩之義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仁者欲立自然立人欲達自然達人如無加諸人更不待譬下截方言求仁之方蓋近取諸身以為譬明作

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曰二者皆兼內外而言且如脩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得

行又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植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意思一般學者須是強恕而行盡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以己及人仁之體也能近取譬是推己及人仁之方也明致道說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總要立便立別人已總要達便達別人這更無甚着力下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這又是一意然着比方安排與仁者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一般都是以己及物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都是推己及物事曰然孫

凡已之欲耶以及人不待譬援而後推之者仁也以我之不欲譬之而知其亦不欲者恕也蒙問只仁之方亦可謂之仁否曰看得透時便是仁若循循做去到得至處回頭看前日所為亦與做仁人傑或問博施濟衆一章言子貢馳驚高遠不從祇處做起故孔子教之從恕上求仁之方曰理亦是如此但語意有病且試說子貢何故據這箇來問或云恐是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故據箇大底來說否曰然然而夫子答子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至於答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為仁分明一箇仁說兩般諸公試說這兩般說是如何或曰恐克己復禮占得地位廣否曰固是包得盡須知與那箇分別方得或

曰為心之德一為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是一箇物事有時說這一面有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得是一箇物事以克己為仁此處又立人達人為仁一自說這裏看得一般方說得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久便有那克己復禮底意思克己復禮便包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底意思只要入自分別而已然此亦是因子貢所問而說又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籠總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動之斯來緩之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凡事不出立與達而已謂如在此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又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

衆是及之廣

問仁以理言通乎上下曰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及一家也是仁仁及一國也是仁仁及天下也是仁只是仁及一家者是仁之小者仁及天下者是仁之大者如孔子稱管仲之仁亦是仁只是仁之功復問只是大下是小曰只是高低又曰這箇是兼愛而言如博施濟衆及後面說手足貫通處復問貫通處曰才被私意截了仁之理便不行

問仁通上下而言曰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如酒好聖如酒熟問仁是全體如日月至焉乃是偏曰當其至時亦備問孟武伯問三子却說其才何意曰只為未仁問管仲仁之功如何曰匡天下亦仁者之事如趙韓王

一言至今天下安謂韓王為仁則不可然其所作及仁者之功

子上問仁通上下如何曰仁就處心處說一事上處心如此亦是仁商三仁未必到聖人處然就這處亦謂之仁博施濟衆何止於仁必聖人能之然堯舜尚自有限量做不得仁者誠是不解做得此處病在求之太遠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只教他從近處做

問仁通上下如何曰聖是地位仁是德問如此則一事上仁亦可謂之仁此之謂通上下其與全體之仁無乃不相似曰此一事純於仁故可謂之仁殷有三仁亦未見其全體只是於去就之際純乎天理故夫子許之學問仁通上下而言聖造其極而言否曰仁或是一事仁或

是一處仁仁者如水有一杯水有一滴水有一江水聖便是大海水個

仁者已欲立而立人一章某當初也只做一統看後來看上面說夫仁者下面說可謂仁之方却相反方分作兩段說盡

或問博施濟眾一段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如何曰某之說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足以包某之說程子之說如太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太屋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初無異也公且道子貢所問是大小大氣象聖人却只如此說了如是為仁必須博施濟眾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華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入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胷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為仁則同但已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龜山云雖博施濟眾也須自此始某甚善其說先生曰又某所說過底要諸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無益也得朋錄云說許多話曉得底自曉久之云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父之云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

不與二子者，是丘也。又云：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又曰：昔有人問話於一僧，僧指面前花示之曰：「是甚麼？」其人云：「花也。」僧云：「吾無隱乎爾，此不是他無見處，但見說得來。」鍾子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朝廷，便便唯謹與上大夫言，便闔閭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可見。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大抵莊老見得些影，便將來作弄。又曰：黃帝問於廣成子云：「吾欲官陰陽，以遂群生。」東坡注云：「云云是則是有此理，如何便到這田地？」又云：昔在一山上坐，看潮來，凡溪間

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一貫底道理。又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如日月雖些小孔竅，無不照見，此好識取。祖道。賈錄云：問博施先生，却就上面分別箇體用，便有用。力處曰：「某說非破程子之說，程子之說却兼得某說。」程說似渾淪一箇屋，子某說如屋下分間架，爾仁之方不是仁之無，還是什麼物事？今且看子貢之言與夫子之言如何。地餘同而畧。

林間一問博施濟衆章曰：博施濟衆，無下手處。夫子故與之言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能以己之所欲立者而立他人，以己之所欲達者而達他人，其所為出於自然，此乃是仁之體能近取譬者，近取諸身，知己之欲立欲達，則亦當知人之欲立欲達，是乃末仁之方也。伊川全舉此四句而結之曰：欲令如是觀仁。

可以得仁之體，亦可以如此說。與某之說初不相擬。譬之於水，江海是水，一勺亦是水。程先生之說，譬之一斤太屋，某却是就下面分出。廳堂房室，其實一也。又云子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初無干涉。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達者，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之克明，後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攤出來。又曰：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某自十五六時聞人說這道理，知道如此好，但今日方識得。如前日見人說鹽鹹，今日食之方知是鹹；說糖甜，今日食之方知是甜。人

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謂以己及人，能近取譬，近取諸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謂推己及人，如何？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高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也。已則是言求仁當如此，若以為滾說，則既曰夫仁者矣，不當以可謂仁之方結之也。又問：程子說仁至難言，至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一段，却是滾說。曰：程子雖不曾分說，然其意亦無害。大抵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自然工夫，至於能近取譬，則是着力處，所以不同。人

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注云於此可以得仁之跡，是此處見得人與己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曰：亦是只無私意，理便流通。然此處也是已對人說便。

恁地若只就自己說此又使不得蓋此是仁之發出處若未發之前只一念之私便不是仁

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為不仁又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又却從知覺上說曰覺是覺於理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絕見此心耳問南軒云上蔡說覺與佛家不同如何曰上蔡云自此心中流出與佛亦不大段異今說知痛癢能知覺皆好只是說得第二節說得用須當看如何識痛癢無脉從何而出知覺從何而至某云若不究見原本却是不見理只說得氣曰然伊川言穀種之性一段最好學明道云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認得箇什麼夫仁者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即仁之體也能近取譬則是

推己之恕故曰可謂仁之方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明道云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跡先生再三牽似曰這處極好看仁又曰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為永只滌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眾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入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博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曰不須問他

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者必用從初說起則然費思量矣猶之水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此水如以西皖盛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這一碗是那裏酌來那一碗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問所從來如昨夜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更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

問明道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云云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又曰博施濟眾非聖人不

能何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立人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豈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或問堯舜其猶病諸伊川曰聖人之心何時而已又曰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為聖譬如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謝氏曰博施濟眾亦仁之功用然仁之名不於此得也子貢直以聖為仁則非特不識仁併與聖而不識故夫子語之曰必也聖乎又舉仁之方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亦非仁也仁之方所而已知方所斯可以知仁猶觀天地變化草木蕃斯可以知天地之心矣第二十九章凡八說

明道五說伊川十七說

今從明道伊川謝氏之

說大意與第一說同故不錄明道第五說與伊川第二
第十三說皆以恕為仁之方大意皆正但非解本文故
不錄伊川第一說曰惟聖人能盡仁道然仁可通上下
而言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第五說曰聖則無小
大至於仁則兼上下小大而言之又第八說曰孔子見
子貢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
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又第十二說曰博施而能濟
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又第十四
章曰仁在事不可以為聖此五說皆以何事於仁作何
止於仁故以仁為有小大上下若既是有小大上下則
以此章為子貢指其大與上者問之亦可也又何以答
之曰何事於仁乎若聖人以仁為未足以盡博施濟衆

則下文當別有說今乃論為仁之方恐上下意不貫伊
川五說只說得到其猶病諸處住則下文論仁之方不
相接不如木龍之說却與明道之意合明道以何事於
仁只作何干仁事則下文仁之方自相貫又功用字分
明伊川第三說第四說第五第六說第十五說皆推說
博施濟衆猶病即聖人之心何時而已之意故不錄伊
川第九第十一說皆論仁之方與謝氏方所之說相類
此章聖人恐子貢便指作仁看故但以為若能由此而
求之乃可以知仁故曰仁之方伊川第十七說乃統說
仁字大意與明道第一說同故不錄橫渠曰必聖人之
才能弘其道恐本文無能弘其道之意范氏曰以大為
小是以仁為小聖為大也恐未穩餘說亦寬呂氏以博

言
施為仁濟眾為聖未當楊氏之說亦正但謂仁者何事
於博施濟眾又恐太過則明道所謂教人不得如此指
殺者但以仁聖須分說方見仁之體非以仁無異於聖
也尹氏與伊川餘說同故不辨曰何事於仁何止於仁
也必也聖子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相連讀言雖聖人
亦有所不能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也能
近取譬恕也

問程子曰謂仁為聖譬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
植木為龍可乎此喻如何曰亦有理木可雕為龍亦可
雕而為狗此仁所以可通上下而言者也龍乃物之貴
者猶聖人為入倫之至也

